

南方新经济
小说书系

危机

陈思进
雪城小玲 著
Cold-hearted Wall Street

绝情
华尔街

C R I S I S

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

危机

绝情
华尔街

陈思进 雪城小玲◎著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机：绝情华尔街 / 陈思进，雪城小玲著. 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8.8
(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)
ISBN 978-7-5360-8716-3

I. ①危… II. ①陈… ②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4131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策划编辑：林宋瑜
责任编辑：揭莉琳 林菁 刘玮婷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封面设计：刘红刚

书 名	危机：绝情华尔街 WEIJI: JUEQING HUAERJIE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13.75 1插页
字 数	210,000字
版 次	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5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主要人物关系

韩昭阳 袁婕的丈夫，百润集团董事长兼CEO韩元清的大儿子。他与宿敌莫里森·葛朗特的恩怨，可以用国恨家仇来形容。

韩小阳 韩昭阳的弟弟，百润集团董事长兼CEO韩元清的小儿子。

萧 燕 韩昭阳的大学同学，华银集团董事长兼CEO周海军的邻居。赴美国留学期间嫁给了陆达龙，后离婚。

周海军 韩昭阳的好友，华银集团董事长兼CEO，与萧燕的哥哥萧军是发小。

袁 婕 韩昭阳的太太。

狄龙·克罗德 原菲勒证券衍生产品部销售，莫里森·葛朗特的得意干将，因为销售“香草兰”——一种高杠杆的金融产品惹出大祸，被莫里森当作替罪羊牺牲掉。到了香港，又被莫里森纳入麾下为其卖命。

莫里森·葛朗特 原菲勒证券衍生产品部经理，巴莱证券全球财富管理及亚太区执行总裁。全球金融危机来临前夕，当巴莱面临资金匮乏的危难时刻，他赶在公司倒闭之前，跳槽塞斯证券，轻而易举地获得高管职位。

陆达龙 萧燕的前夫，莫里森·葛朗特在巴莱证券的手下干将，进军大陆市场的“洋买办”。



前情提要

身为富二代的留学毕业生韩昭阳为了和自己心爱的女孩在一起，毅然放弃了“企业接班人”的身份，来到美国留学。在纽约大学取得双学位后，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，选择在竞争激烈的华尔街争取一席之地。经过层层选拔，他终于挤进了世界顶级金融企业——菲勒证券，成为这个华尔街大投行的底层实习人员。

昭阳始终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凭借着勤恳的求知、求学的态度，他从一个愣头愣脑的实习生升为菲勒证券副总裁；凭借着自己的努力，成为华尔街一颗耀眼的新星。

在纽约，昭阳和一直爱慕着他的老同学萧燕不期而遇。她早他几年留学美国，并也进入了华尔街。因为一些缘由，委身嫁给了韩昭阳的死对头陆达龙。陆达龙是一个阴险狡诈之人，使用华尔街投行惯用的手段使得韩昭阳的家族企业陷入困境。

虽然韩昭阳曾经在留学之际与父亲结下了很深的矛盾，但是面对家族企业濒临倒闭之时，他还是动用国外积累的人脉准备打败陆达龙。

然而，这场维权之战还未展开，一个巨大的阴谋却浮出了水面，一个关于企业象征的百年龙锭的秘密就此拉开了帷幕。

同时，萧燕看清了陆达龙和华尔街的真面目，离婚并离开华尔街，受邀进入香港电视台，成了节目主持人，不断揭露华尔街的内幕。

最终，经过一番激烈的你死我活的争斗，韩昭阳在道高一丈的运作之下，解脱了华尔街的圈套，保护了家族的利益。

随即，韩昭阳受邀加入中国央企集团，带着一家从纽约来到了香港……

目 录

前情提要 / 001

楔 子 / 001

第 一 章 昭阳临危受命 / 002

第 二 章 华尔街替罪羊孤注一掷 / 019

第 三 章 石油期货的诱惑 / 039

第 四 章 房地产背后的陷阱 / 057

第 五 章 昭阳被生嫌细，韩父被约“喝茶” / 078

第 六 章 对赌存在利益输送，昭阳引蛇出洞 / 095

第 七 章 证券化——华尔街的金融诈骗术 / 115

第 八 章 开启华尔街征途，中国必须与狼共舞 / 127

第 九 章 “章鱼”与“蜜獾” / 140

第 十 章 查出猫腻，CFO畏罪自杀 / 150

第十一章 家仇国恨 / 163

第十二章 推动金融市场的，是贪婪和恐惧 / 179

第十三章 证据确凿，绳之以法 / 193

尾 声 / 210

楔子

在台风登陆、电闪雷鸣、大雨滂沱的深夜，极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。凤凰电视台的主持人萧燕下了节目，刚卸完妆，两个同伴便像往常那样，邀请她坐上他们的小车，一起结伴回家。殊不知，一场难以置信的灾难，即将降临到他们的头上。

当萧燕乘坐的车子刚从电视台大楼开出来，突然，一辆大货车开着刺眼的远光灯，对准了小车。

萧燕同事的眼睛受到强光刺激睁不开，便本能地闭上眼睛，嘴里嘟哝道：“这人有病啊，远光灯对准我，这不是——”

她的话还未说完，大货车便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失控地撞向小车。顷刻间，惨祸发生了。

大货车横扫小车的驾驶室，萧燕坐在后座，巨大的冲击力把她从后车窗抛出车外，整个人腾空飞起，总有十五米远，又重重地坠地。萧燕的两位同伴一个在驾座，一个在副驾上，当即就没有了生命体征。

此时，货车司机迅速打开车门，下了车。此人高大魁梧，身穿一套蓝色制服，头戴一顶蓝色棒球帽，超大的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他眼见小车内毫无动静，用戴着黑色手套的手压了一下帽檐，然后倒退几步，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

第一章 昭阳临危受命

韩昭阳走在香港中环，步履匆匆，满怀心事。他无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无暇顾及擦肩而过路人，思绪跟着脚步飞快地转动，一刻也不曾停留。少顷，他停在路口的红绿灯柱旁，等候绿灯，脑海里却想着昨天，在赤鱲角香港国际机场，周海军满脸忧虑地向他求助。

“昭阳，我遇着大麻烦了，我需要你来华银。不过你刚到香港，你看小巍都打哈欠了，时差闹的。我那点破事儿，咱们改天再详谈。”

他听了一愣。

海军是华银集团的老总。华银是中国排名前十的企业集团，在全球各地拥有多家子公司，涉猎了不同的行业。海军手头工作这么多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今天袁婕没来接机，反倒是海军亲自驾车来机场，他就有预感，海军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量，所以立刻询问道：“什么事啊？你跟我还见外呢？”

海军也不再客套，手一挥说：“那好，咱们上车说去。”

他们推着行李车步出机场，朝着海军的停车位走去。十二月的香港阳光灿烂，风和日丽，气温适中，比起纽约要舒服多了。昭阳脱掉皮外套，放在行李车上，又帮儿子小巍褪下滑雪衫，从裤袋里掏出纸巾，擦了擦儿

子额上的汗。

海军见了笑道：“你觉得热吗？这样的好天气，香港可不多见。等过了圣诞节你试试，就连床上的被子都是潮湿的，真受不了！”

“是吗？上海黄梅天也挺潮湿的，我倒是不介意。”他是想尽快听海军说正事儿，所以就没有多说话。一旁的小巍很乖巧，像个大人似的，他妈妈没来接机，也不吵不闹。

倒是海军突然想起了袁婕，递上手机说：“我的车就在前面，赶紧给你太太去个电话，她该着急了。”

他接过手机，刚拨完号，小巍便拉住他的手，在一旁直嚷嚷道：“妈咪，妈咪，我要跟妈咪说话。”

他跟袁婕报了平安，无奈地把手机递给儿子。

海军笑着打趣儿说：“你的天敌在跟你抢老婆了。”

“咳，谁说不是呢？还是你好呀，有个女儿心疼你。”

“哎呀，现在的孩子——咱俩彼此彼此……”

他们说笑着，不一会儿，便来到了停车位。他和海军安置四件行李的时候，小巍爬上后座，一面跟袁婕说着话，一面扣上安全带。等他坐进了副驾，海军在驾座上微笑道：“行，咱们出发了。”

车徐徐地向前移动，一上高速公路，他忍不住地问道：“海军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呀？你说吧。”

海军两眼盯着前方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这次来香港，是不想再干了。大隐隐于市嘛！但是……”说罢，突然顿住，侧身看了他一眼。

他却很专注，等着倾听海军的下文。

大概是因为他没接茬，海军继续说道：“本来我不想打扰你，去年收到你的‘急件’电邮，我正忙着一笔大生意，凑巧萧燕遭遇车祸，咳，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——”

那是金融海啸爆发前夕，萧燕的前夫陆达龙在巴莱证券担任要职，凭着与海军和萧燕的关系，把“有毒”的三A债券推销给华银。那时他在巴莱证券的固定收益部，专门负责研究债券模型，相当清楚三A债券背后隐藏的猫腻，便赶紧给海军发了一封“急件”。幸亏海军听从他的建议，及时把三A

债券全部脱手，这才避免了巨大的亏损。

眼下，他心里最牵挂的是萧燕。车祸发生后，肇事司机趁着大暴雨弃车逃逸，现场几乎没有留下犯罪证据，案子还尚未破解。但直觉告诉他，这起恶性车祸是蓄意的，目标就是萧燕。她并不赞同海军购买三A债券，阻挡了别人的财路，也可能为此遭遇毒手。

他刚想开口发问，被小巍的惊叫声给打断了：“妈咪，妈咪，前面有座大桥，好大呀。”

他回头打了个手势，示意儿子小点声。

海军似乎猜着他的心思，挺了挺腰，握紧方向盘说：“你放心，萧燕的病情已明显好转，明天咱俩去医院看她。不过华银的麻烦，得靠你来解决了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只信任你。”

他听萧燕已脱离危险，心定了，便将破案一事藏在心里，等着海军说下去。

海军脸色凝重，语气低沉地说道：“华龙购买的石油期货，捅娄子了。”

他看着海军，诧异地问道：“华龙？石油期货？”

海军苦笑了一下，估计他不知道华龙的情况，立刻介绍说：“华银集团的前身是中华信托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收购了香港上市公司银丰发展。你知道，华银在纽约和伦敦都有分公司，主要负责海外投资兼并。华龙——”

他一听就明白了，便打断海军的话：“对不起，我插一句。你说的华龙，是不是华龙航空啊？”

这下轮到海军吃惊了：“没错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们购买三A债券的时候，我做过功课。华银集团在香港业务繁多，有华龙航空、华山电讯、华联新能源、华丰置地等。因为国际油价上涨，华龙日子不好过了，这才购买石油期货合约。”他深知，经营航空公司最大的挑战，莫过于原油价格的上下波动。油价上涨，公司亏损，因为成本增加了；油价下跌，公司赢利，因为成本下降。

海军原本紧皱的眉头，马上松开了：“真是响鼓不用重锤，一点就明（鸣）。 ”

他的表情却变得凝重起来。石油期货是华尔街最典型的金融衍生产品，它的毒害和威力犹如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。他的老东家菲勒和巴莱证券，就是被撂倒在金融衍生产品上的。现在他面临的关键问题，是怎样让海军了解真实情况，而这又不是一两句话，就能够讲清楚的。

他沉默了。

海军感受到了凝重的气氛，为了使谈话轻松一些，他话锋一转，微笑道：“昭阳，这事已经在那儿了，现在着急也没有用，今天咱们不谈了，你先回家休息。”

他顺势应承道：“行。明天我先去看萧燕。”

海军立刻附和道：“要不这样吧，今天你好好休息，待会儿我有个会议，明天我来接你，咱一块儿去看萧燕。”

“谢谢你！听袁婕说这套公寓，还是你帮忙找的呢。”

“千万别谢我。我是存着私心的。从北角渣华道，坐地铁到中环只有几站路，华银的办公地点就在中环。这儿呢你暂时住着，有点委屈了你，我慢慢给你腾地方。”

海军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他似乎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只能应承下来答应去华银。不过他没有当场表态。毕竟，这违背了他来香港的初衷，必须跟袁婕商量之后再决定。

或许是内心深处，他喜欢接受挑战，还不甘心退居二线。所以当他踏进家门，放下行李，只是匆匆地和袁婕打了声招呼，便坐进客厅的沙发，打开手提电脑。

他急着给西蒙写信。在纽约的时候，他和西蒙都是汤姆·克雷格的得力干将，曾在同一个“突击队”设计数学模型，可以说是配合默契的战友。金融海啸爆发后，西蒙去了欧洲，像战地记者那样冲向第一线，调查金融海啸对欧洲的影响，如果他决定去华银帮助海军，西蒙就是他最好的搭档。所以他抱歉地对袁婕说：“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写个电邮马上就好。”

袁婕知道他的脾气，心里搁不住事儿，便笑道：“好吧，我先让小巍去洗澡。”说罢，带着孩子去了卫生间。

他闭目思考了一会儿。如果没有这场金融海啸，华尔街发明的金融衍生

产品，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。美国的金融体系和实力，不知羡慕多少国家，纷纷效仿美国发展金融业。因为华尔街无与伦比的金融巫师，能够化腐朽为神奇，把包装完美的“有毒”三A债券，卖给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，包括中国最有实力的华银集团，因此而引发大灾难。

这样一想，他敲打起键盘，这样写道：

……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变，全球各大股市正处于高位调整阶段，欧元兑美元、英镑兑美元的汇率相当不稳定，市场大环境暗流涌动。我原来决定不再涉足金融界，所以才搬到香港居住，打算像你一样潜心写作。看来我的计划可能要做调整。写作需要第一手资料，我们都不喜欢金融衍生产品，投行作为“卖出方”销售衍生产品的行径，我已经充分体验过了。但是，与银行做衍生产品交易的“购买方”，也就是企业和投资者，他们为什么非要交易衍生产品呢？现在我有机会去寻找答案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随时欢迎你加入。

保持联络，互通信息。

韩

夜晚，袁婕给小巍讲完睡前故事，走出卧房来到客厅，他才有时间征求她的意见：“海军希望我去华银，你是怎么看的？”

袁婕好像知道他的心思似的，微笑着说：“Follow your heart！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”说着，紧挨着他坐了下来。

他拉起袁婕的手，感慨地说道：“自从我去美国留学，经常走在十字路口，需要面对两难的选择。不过娶你做老婆，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选择！”

袁婕微笑道：“你呀，嘴巴像抹了蜜似的甜。我也会抱怨的哦。你看，这儿的房子比纽约小多了，厨房就这么点大，卫生间两个人进去，就转不开身了。我们也没有书房，书桌只能放在卧房里。”

袁婕的话不无道理。他们在纽约的公寓可谓设施齐全，有游泳池、健身房、游戏室、桑拿房、台球室，比香港的居住环境好多了。不过袁婕很会布置房间，地方再小，也能够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处处显得温馨舒适。尤其

是他们的主卧房，衣柜顶天立地占据了整个墙面，床架子上方，莫奈的一幅暖色调风景画，与卧房的家具颜色刚好吻合，在床头灯温润的光线照射下，整个房间看上去简洁而温馨。一张书桌紧靠窗子，从窗口望出去，可以看到高低错落的高楼大厦，层层叠叠，密密地挤在一起，似乎永远都看不到尽头。袁婕巧妙利用浅色的窗帘，遮挡住窗外密密麻麻的“水泥森林”。

他心里很清楚，袁婕之所以租一套小公寓，是想减轻他的压力，好让他在没有负担的状态下，做他想做的事情。如果他们没有孩子，他会坦然接受袁婕的心意，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小巍会慢慢地长大，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很多金钱，香港的物价又比纽约昂贵，没有雄厚的财力是不行的。他决定修改之前的计划。他去上班赚钱，袁婕留在家里照顾小巍，这样一来，既帮助了海军，在赚钱的同时，又能获得第一手写作资料。他内心的天平，倾向了接受海军的聘约。

他对袁婕说了自己的想法：“海军遇到大麻烦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我想去华银集团。小巍还小，需要我们专心照顾，到时候就只能麻烦你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同意。像海军这样身居高位的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不会开口求人的。你坐了一天的飞机，肯定累坏了，明天还要去医院，早点睡吧。”

“那好，我先去洗澡。”

袁婕一听他要洗澡，连忙去卧房，把他的换洗内衣拿到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给他放洗澡水。

其实他心里有太多的牵挂，很想开口问袁婕，萧燕的父母来过香港吗？她的案子进展情况怎样了？香港警务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他这样想着，便跟在袁婕的身后，因为卫生间太小，就只能站在门口，看着她忙碌。

袁婕似乎感觉到了，他在想心事，等调好水温后，站起来说道：“亲爱的，明天我就不去医院了，我想陪小巍出去逛逛，让他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。你别担心，萧燕不需要陪夜了，她恢复得很好。车祸的情况海军比我更清楚，一直是他跟警务处打交道的，明天你和海军多聊聊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正吃着袁婕煮的黑米粥，海军来电话：“昭阳，对不起，我八点有个紧急会议，你只能坐地铁来中环了，从我这儿出发去医

院吧。”

“行。几点？在什么地方等你？”

“你坐港岛线在中环下车，走G出口，出来就是置地广场。九点整，在约克大厦门口。”

“行，我上次来香港，去过你那儿。没问题，我们一会儿见。”放下话筒，他对袁婕说，“亲爱的，海军不能来了，我得去中环等他。”

结果去中环的这一路上，他因为想着心事，坐过了站，幸好一看时间还早，便索性走出站头，匆匆忙忙地赶往置地广场。这时，身旁的红绿灯柱发出“滴滴滴”的声音，那是提醒盲人过马路的提示音，也把他从回忆中拉回现实。

九点整，昭阳准时等在约克大厦门口。不久，海军开着车，徐徐地停在他面前。他与海军寒暄之后，打开车门坐上副驾，车子朝医院方向开去。

“海军，萧燕的案子，警察是怎么定案的？”昭阳忍不住问道。

海军看着前方，深吸一口气，向他娓娓讲起车祸当晚的情况：“你也知道，萧燕出事的那天晚上，台风登陆香港，暴雨磅礴，路况相当差。虽然陆达龙交给我的录音笔，里头的有些谈话内容，给警方提供了谋杀的依据。但他们也提出了质疑，在能见度这么差的情况下，肇事司机怎么肯定萧燕就在车里？”

昭阳迫不及待地问：“结果呢？”

“也恰恰是因为天气恶劣，萧燕另一个同事的丈夫，在电视台外面的车内，坐等他的妻子下班，他看见了恐怖的一幕。当萧燕他们的车子刚开出大楼，对面的一辆货车突然打亮刺眼的车灯，失控似的撞向小车，然后快速逃逸了现场。萧燕被甩出车外，同车的两个同事当场死亡。也因为有了目击证人，警方才把这起事故作为谋杀，立案介入调查。”

海军说罢，叹了一口气，右拳捶了一下方向盘，无奈地说道：“没办法。警方说了，肇事司机没抓着，那个谈话录音不足为据。”

昭阳挺直身子，显得有些不安地问：“怎么？难道他们不追究，就这么草率结案了？”

海军直视前方，默默地点点头。

昭阳急了：“这不是还有证人吗？陆达龙可以作证的呀。”

海军摇着头说：“不行啊。警方跟我说，在那个谈话录音里，莫里森没有说要杀萧燕。他们不能仅凭一句‘凤凰电视台’，就定性为谋杀，必须找到确凿证据。”

昭阳不作声了，内心却极不平静，甚至有些愤怒。他分明知道，萧燕的车祸案子，莫里森就是幕后黑手，眼下由于缺乏证据无法起诉，把莫里森捉拿归案，心里的那口闷气，就只能压在心底。他实在是不甘心。

海军此时的心情，也犹如乌云密布，天低云暗。今天早上，他突然召开紧急会议，就是为了那笔石油期货合约，犹如湿手沾上了干面粉，想甩都甩不掉。他自忖，坐上集团总经理这个位子，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么出类拔萃，尽管他确实拥有这个实力，但不管怎样也是走了一些捷径的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在大多数政治体制中，身居高位者多半都是走捷径的，包括美国政府的内阁官员在内，除了本人必须具备优秀的资质，人际关系是走上仕途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不过拥有今天这样的权力，他并不觉得心虚，自觉对得起赋予他这一权力的人。

然而作为大型国企的老总，原本是不该出现这种纰漏的。他不能容忍自己犯错误，尤其无法容忍下属欺骗他，更不愿意因为这起事件，而失去所有。假如时间可以倒流，他希望能回到一个月之前。

那天早上，华龙航空总裁沈丁向他递上一份报告，内容是购买原油期货合约。他望着办公桌上的报告，陷入了沉思。这是华龙因应油价上涨制定的对策，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。可是以往的经验告诉他，企业降低风险的机会极其有限，特别是经营与大宗商品沾边的生意，那是以美元来结算的，即便企业真的盈利了，也必须以美元不贬值为前提。如此一来，货币贬值简直就像上帝一样，令企业的盈亏完全不在掌控之中。

在金融风暴爆发之前，为了抵御美元贬值，他说服董事会购买了巴莱的三A债券，差一点酿成了大祸。幸亏昭阳的及时提醒，他果断下令抛售全部债券，才使集团避免了重大亏损。这种由金融衍生品带来的风险，他是领教过的。

因此，沈丁的申请报告放在他的办公桌上，已经有好几天了，他迟迟没

有在报告上签字。他需要时间来做决策。

沈丁却沉不住气，从香港飞到北京，下了飞机直奔他的办公室，似有兴师问罪的架势：“我说周海军，现在原油期货多少钱一桶，你知道吗？已经突破每桶100美元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了。你再也不签字，华龙就要喝西北风了。不，准确地说是破产。”

他当然知道华龙的困境，如果一味听任油价上涨，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，华龙明摆着要承担巨额亏损。当前华尔街各大投行都唱多石油，年内油价冲上每桶140美元，甚至200美元的言论，充满了财经报刊的头条版面。面对铺天盖地错综复杂的信息，他要去伪存真，做出正确的决策，不然就会在与对手的竞争中，输给别的做出正确决策的人。

但是做出正确的决策又谈何容易，因为他能看出每种决策背后的不利因素。然而他毕竟雄心勃勃，总能比那些天赋不怎么高的人，明白做出明智决策的时机，使下属相信他的决策是正确的，并毫无疑问地去执行他的决策。

所以当沈丁直视着他，等待他的决策时，他果断地说：“行，我决定了，你去谈吧，以最好的价格签下合约。”

然而从签约的结果来看，他这个“果断决策”是错误的。他所犯下的致命错误，就在于过分信任沈丁的能力。如果他在签约之前像上次那样，首先咨询一下可靠的专家，那么现在这种无法预测和控制的事情，就不会像噩梦一样缠住他了。

这次与华龙航空签约的对方，是美国第一大投资银行，塞斯证券香港大宗商品部。塞斯以相当诱惑的条件，引诱沈丁掉进了他们的陷阱。与其说华龙和塞斯签署的是期货合约，倒不如说是一份对赌协议。

他从沈丁呈上来的期货合约中看到：假如芝加哥轻质原油期货价高于每桶60美元，华龙获利，反之则是塞斯获利。

合约确认书主要分两个时间段，有效期为20××年1月1日，至9月31日。双方规定：当浮动价高于每桶61.5美元，华龙每月可获得30万美元；当浮动价低于61.5美元一桶，且高于60美元一桶时，华龙每月可以得到（浮动价－60美元/桶）×20万桶的收益。

而当浮动价低于60美元一桶时，华龙每月则必须向塞斯支付（60美元/

桶-浮动价)×40万桶的等额美元。若浮动价低于每桶60美元,塞斯的标的物为40万桶,相当于华龙额外多承担20万桶的下跌风险期权。

从合约中不难看出,华龙获利的前提,是浮动价高于每桶60美元;而塞斯对赌的是油价下跌,在60美元一桶的下方,每下跌1美元,便可获利40万美元。

没想到仅仅六个月,国际油价便从115美元一桶,忽然间悬崖式下跌至65美元,离60美元一桶仅一线之遥,完全朝着有利于塞斯的方向在前行。此时“唱空”油价的论调,密布国际大宗商品市场。

这个结果大大出乎沈丁的预料,当然也出乎了他的预料。在他做出“果断决策”的时候,他所考虑的诸多种不利因素中,沈丁背着他签订的对赌协议,则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,其风险也就不在他的掌控之中。

他有理由深信,这一次油价大起大落的背后,一定是华尔街在暗中操纵,他立刻想到了风险管理专家韩昭阳。或许也是天从人愿,在这紧要关头,昭阳来香港定居了。他立刻丢开手头的东西,为他们寻找公寓,百忙中去机场接机。早上开完紧急会议,他把期货对赌合约影印了一份。他知道昭阳惦记着萧燕,准备从医院回来的路上,找个地方去详谈一下。

他们在车上各怀心事,沉默不语。

突然,海军发现左后方的一辆奔驰,正逼近他的车,眼看就要超上来了,而前方是一辆大型客车。他处于三角形中最危险的境地,如果处理不当的话,极有可能造成危险。他来不及多加思考,凭感觉果断地打左转灯,迅速占住超车道,不让奔驰超上来,并先行超越前方车辆,然后立刻打右转弯灯,重返行车道让奔驰超越。

他暗自庆幸,虚惊一场。然而这也让他不禁联想到,在石油期货合约的事情上,自己所处的位置,恰好犹如刚才的危险处境。这样一想,他相当郁闷,便想放纵一下自己。他抓紧了方向盘,两眼注视着前方,脚下加力猛踩油门,顷刻间,车子飞速地朝前疾驰而去。

不一会儿,他们便来到了同济医院。

昭阳的内心满怀期待,紧跟着海军的步伐,向住院部走去。他边走边想,算来已有一年多没见着萧燕,他们分别时间最长的一次,是大学毕业后